

集部

懐麓堂集卷九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三十

誌銘

明故太常寺卿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林公墓誌

銘

内閣置中書舍人領制誥詔勅冊寳奏疏封草書篆之

事地清職秘其貴者乃至三品顧不恒得若林公以成累官太常寺卿加正二品祿進階資善大夫致仕會今天子登極恭上兩宮尊號恩再進階從一品為榮祿大夫盖歷事四朝五十餘年年八十有一而卒遭際之盛僅一再見而已公諱章以成字也世為杭之錢塘人曽祖居義以上皆不顯祖仲英考森皆以公貴贈諌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鍾氏母張氏皆贈封淑人公幼而敏悟藩司以大書薦於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内閣

與衡陽謝伯寬並價遷禮部儀制員外郎天順初文簿
叢沓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稽據故實公預具籍册
無所遺失李丈達公殊愛之超遷禮部儀制員外郎成
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寄禄順天府
朝謁仕事皆如故三年預修英廟實錄成擢太常寺少
卿十二年秩再滿進為卿以父喪服闋弘治初秩又滿
始有加禄之命四年憲廟實錄成時資勞愈積而限於
格例於是禄再加而官不復進中間若大明一統志續

通鑑綱目諸纂述事必預預必有賜金幣楮鏹酒饌及諸時物多至不可數後以母喪服闋遂上疏請老始有進階之命顧以二子皆仕就養居京師累閱歲於是階亦再進衣鶴腰玉以歸歸未幾而卒公考妣及妻之喪皆賜葬祭并其生所置壙皆出異數蓋雖曹省卿佐茍非稱事應例亦有終其身而不得者斯亦可謂難已公生於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是年某月某日啟壙合葬其地曰金鍾山

之陽公素孝謹親疾必籲天請代母老迎養於官每公暇不去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官慎重不洩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遒勁尤精鑒賞博聞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歷可聽云乃為銘銘曰錢塘之墟山水環礴鍾奇結秀造物有作非物之作人亦孔卓或以行舉言揚藝擢公生其間自見頭角貌臞而茂骨清以確如嵒斯松如嶼斯鶴既淼既桷顒仰臺閣不矰不繳往返林壑斯人斯丘永以終樂

封阜國太夫人王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正德庚午十一月十二日王母阜國太夫人卒上震悼遣中官致香幣楮鏹奠於城東賜第命禮部諭祭者十有四工部給米布諸物治凡葬事皆如制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哀痛不自勝慈壽皇太后暨中宫皆有奠賻使者道相屬勲戚公卿以下咸往弔其諸子卜以辛未二月二十一日啟都城西王河鄉阜國公壙而合葬焉乃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靳君充道狀請予銘按狀

太夫人姓段氏世為南京望族實誕我太皇太后憲宗皇帝既登極正位中宮公官於京師累封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於是有夫人之命後長子源封瑞安伯進為侯太夫人始加今封太皇太后在孝宗皇帝朝已進重闈太夫人恩禮加厚每入宮輒留養踰月其家居子姓甥婿歲時燕會蟒衣玉帶以次上壽太夫人春秋雖高而聰明康健一一為之盡觴無不意滿一時大家鉅室稱福壽者莫之敢望太夫人懷謙抱和貴不忘

勤富不忘儉一錢尺布不忍輕費每旦焚香禱家廟敎
子孫習詩禮親書史接賢大夫士夜則帥諸婦治女紅
或漏下數刻乃已臨終忽呼家人取舊賜蟒衣服之既
又麾之曰是非送終服也蓋其年至八十有九而耿耿
不亂如此可謂賢矣於戲我國家以仁孝治天下推恩
睦族施於外戚必仰體慈志厚於所生自孝廟以來曁
今上皇帝率用是道若王氏兄弟並躋五爵官封祿養
極庭闈之奉而敦詩悅禮屏奢去傲滿而不溢君臣交

盡自昔為難阜國之教固始自蒙養而順守終善以延於無窮者謂非太夫人之訓不可也銘曰翼翼舊都大江之東巍巍聖母靈秀是鍾匪惟國禎家慶則有天實啟之亦假其手桓桓阜國家始用昌温温夫人不顯其光德稟純和氣分清淑儲休召祥亦孔之篤椒房之馨奕葉沾沾封誥煌煌甲第潭潭衣有命服賜有玉食四十七年靡間朝夕先帝至孝今皇至仁老老之義由親逮尊生有寵章没有賻䘏從夫而終永奠幽室

明故榮禄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墓誌銘

都督郭公彦和世出武胄雅好文事厥妣朱太夫人曁厥配李夫人之葬皆徵予銘比公卒厥子琮復以治命請且奉戸部侍郎喬希大狀予於公以朱氏故有姻好知之為詳有與狀互發者乃叙其事以為銘公諱鋐彦和字也初嗣指揮使住彭城衛成化乙酉以廣西茘浦功進都指揮僉事已丑中武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賛畫團營方畧掌旗鼓號令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

戊戌備倭揚州諸府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充漕運祭將弘治戊申寄祿錦衣衛壬子充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獞賊流刦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勦俘斬甚衆乙卯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充總兵官鎮淮安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勑奬勵賜白金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熱練漕政悉官兵利病條貫便不便曲為區畫借京倉銀為般剥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壩用淺船

般運以代陸輓歲各省數萬緡故雖專且久而官士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召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食必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食雖非赴急應變然持恒保大為國家遠久計功實倍焉而論者猶歎其弗克盡用以没此其人亦可知已公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桴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雅好慕士大夫下上論議園碁雅歌閲古書名畫蕭然如書生云公生景卒

具葬具謹為之銘曰東廵海徼窮三吳南盡百越踰蒼梧左節右鉞麾且驅但有號令無喧呼執俘獻馘多壯圖江淮之間財賦區億兵兆粟萬舳艫前參後帥紛卒徒茨梁鼉地相撑扶論功校績已有餘豈以旦夕爭錙銖古稱宅相事有諸平陰之澤世不渝承家有子讀父書刻石紀德昭謀謨堂封合葬如來胥公生全歸死不朽彼不死者歸來乎

句容知縣劉生德機墓誌銘

有傳劉生德機病者予曰德機質厚不宜病又有傳其死者予曰德機氣局甚偉不宜死既乃於喬侍郎希大得遂菴楊先生報哭曰噫真死矣蓋德機以内弟學於予又學於遂菴遂菴以都御史致政居鎮江德機實在鄰壤得氣疾劇往就醫忽病瘍卒於丁卯橋别業遂菴為制棺斂為文祭之甚哀越數月喪至西郊葬於四里原世墓劉氏出順天之順義世居京師有名籍德機諱釗德機其字少從父至新昌歸父喪哭至嘔血為京學生試

久不售成化丙午予主考京闈德機聞命即引嫌不就試弘治乙夘乃得舉又詘禮部己未予再涖春試復不就又三試皆北謁選吏部乃得知句容縣則正德戊辰也會歲大侵徭税沓至詢民疾苦極力撫慰每京府牒下曲為申告至罹督責不少變民恃以為命爭相慕悦道路騰播流聞京師部使者察其能致旌勞焉盖自為諸生三十年始得一命既壯長益練習世故故所試輒效使假以時歲當大有所就而不意其遽止也悲夫德

檝每見予所為文雖寸紙隻字不輕棄擲今其死雖不吾屬吾知其待予銘以瞑也銘曰由豐而約志若可樂在仕而憂維民之瘼胡𧶽之卓卓其成落落其施未博咎豈在學彼不死者惟文章是託我銘劉生以慰冥漠

亡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嗚呼吾女其竟至此極也吾女年十八嫁於孔氏嫁十有一年比歸寧已病纔兩月遽没於此痛哉吾家故多難繼娶於贈太師成國莊簡公之女今封一品夫人朱

氏生二女及一子兆同皆夭惟吾女一人吾女眉目清
湛脩然玉立意其非凡兒匹諸貴家多議婚盡却之弘
治丙辰前衍聖公南溪先生有子聞韶方冠屬其弟衍
聖公東莊先生來議于京陳都憲玉娶於孔氏與二公
通家又視予為知己首為請曰是宣聖六十二代大宗
子也簡雅而文予謂族大非耦且以遠故未應太宰屠
公朝宗輩十人慫予不置予要以三事曰吾女尚幼必
三年後成禮禮必從儉孔氏子必令讀書皆應曰如約

乃許之庚申東莊以聞韶至納徴之日少師守静焦公實相禮焉吾女素孝謹戀不忍别其兄兆先憐而送之既至奉舅姑食必親饋繼嫡姑袁夫人曁其姑江夫人奇愛之東莊卒聞韶既襲公爵而南溪又卒吾女居喪哀毁屏服飾相祀勤恪處諸妯娌和遜有節接姻戚無驕色婢僕數十指馭之皆有恩端居一室雖名園别墅未嘗一至屢娠弗字自置媵妾人以為難比字一男輒不育其得疾亦以此恒念違遠父母泣涕無虚日或㦨

之曰夫人為聖門宗婦爵重族盛宜莫與比復何憾吾女曰貴富非不敢望但獲恒侍膝下死不瞑矣雖百方解之不能得甲子重建闕里廟成予奉勅代祀留其家十餘日乃返其母亦甞還之還後愈益戀慕比歸雖病强笑語慰予及卒吾母麻太夫人哭之甚哀有歲制棺輒以予之殯斂皆如禮時聞韶適有疾請暫寓京療治上命醫診視遣中使賜酒肉蔬菜物及以喪告請再假數日上為憫惻復特遣禮部官祭於殯行人祭於家仍

給驛護喪令有司治葬事吾女未給封誥而得此盖異數也吾女性朗慧其母口授女孝經及名物之書意領領答皆畧能默記手寫家信作蠅頭字或為韻語多思歸之詞閲者悲之念凡之孤女手製衣囊歲再三致至買女婢給之其歸寧凡七至竊續之際父母及夫皆在焉盖其恩誼篤至若亦有陰相默會者獨念其二姑弗獲終養為終身恨嗚呼痛哉吾女年二十八生成化某年卒某年葬於孔林南溪塋之右銘曰孔氏世爵為大

宗子亦有宗婦式相廟祀代六十二婦氏維李嚴嚴闕里生則歸之鬱鬱孔林死則棲之歸獲其配棲得其所女靈在茲永奠終古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裕白公墓誌銘

國朝父子官至尚書者不過數人南宫白公其一也公諱鉞字秉德考選至舉正統壬戌進士官至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傅謚恭敏恭敏公

之為浙江布政也公生於杭成化庚子舉京闈第一甲辰舉禮部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戊申同修憲廟實錄以內艱去癸丑同考禮部丙辰秩滿遷侍讀己未充經筵講官壬戌復同考禮部今上在春宮充講讀官癸丑修大明會典成進侍講學士賜宴禮部尋修歷代通鑑纂要公亦與焉甲子考南畿鄉試乙丑以登極恩進學士加從四品充日講官丙寅開經筵賜白金綵幣車駕視太學賜坐彝倫堂丁卯命教庶吉士

署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尋改吏部遷左侍郎賜御製蟠龍諸詩賜纂要進尚書已巳賜玉帶庚午復命兼學士入內閣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以寧夏平賜賀功金牌加太子少保居月餘以疾卒年五十有七上悼惜不置贈太子太保謚文裕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公以公卿子習聞朝廷典故加之問學博涉強記詞翰清美見稱於時而久職文字典禮無甲兵錢穀之寄故以此終其身成其所為名其為人重厚政尚寬簡

不為骫骳之行瑣屑之節值所難處寧稍為遜避而未嘗遂失乎正其居家惇孝養與其兄錦衣千户鑌弟國子生銓及鋭鈁相友愛遇姻戚有恩上下交際不為諂瀆有長厚之風焉其所著有怡靖稿若干卷公以某年月生某日卒辛未某日葬於南宫某原予與公同官久矣乃為銘銘曰世紹科第家為公卿我自得之匪禄蔭是膺兄翹弟華業擅文武我以文試匪甲胄為伍士則有學惟經史予曰我所以仕固其在此官則有職惟天

地人曰帝有命我曷敢弗寅進敷講惟入掌綸誥凡所施用皆文之教禮有賜葬行有易名一之謂難矧不忝厥生父曰恭敏子曰文裕惟千百禩以永終譽

封武定侯夫人郭母栢氏墓誌銘

武定侯郭公諱良既卒之四年當正德辛未三月二十四日夫人栢氏繼卒其子嗣武定侯勛以喪告且乞假襄事上遣禮部官諭祭令有司啓壙合葬於是卜以五月十一日窆焉嗣後乃告於予曰先公之喪辱惠之銘

兹吾母不敢他請乃據以銘柏氏太保定鑫縣望族純懿有内則父母慎擇配久之得武定公公喪父當嗣以年幼例給俸祿優養於家比長族人有爭襲者撓之遂罷俟封授郡衣指揮僉事祿不足夫人輒以奩具佐之恨不逮舅養事太夫人許氏備極孝敬食必甘旨衣必輕毳務得其歡乃已曁諸族黨雖幼且賤亦施禮遇未嘗以貴戚加人公素好客夫人每見意治具不俟咄嗟而辦公亦以是參名弘治癸丑公被簡涖衛事親交咸

賀夫人獨曰祖爵未嗣憂方大耳丙辰公勘獄湖南夫
人脫簪珥以充行槖公曰官有廩餼安用此夫人曰君
素不妄取獨不為意外計乎辛酉許太夫人請於朝下
廷臣議謂榮國公之功不可忘公乃得襲并給封誥夫
人曰為郭氏婦勤苦三十年而得此死不恨矣甲子公
奉命統軍營兵捕近畿劇盜所謂靠山王者獲其黨數
十人夫人曰玉石俱焚自古難免人命至重未可忽也
夫以女婦而能為此言顧不難哉銘曰武胄之貴惟勲

與戚一之既希矧可兼得郭自開國爲公爲侯世姻帝家貴鮮與儔亦有嘉儷出於戚里内和外肅是謂婉美晨滌暮甘中有家饋春蘋秋蘩上有廟祭子職是共亦惟婦賢世有恒道貴家所難生本從夫亦從其死其從不死亦既有子我銘君侯亦銘夫人公有家傳系以斯文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君舜和墓誌銘

嗟乎舜和已矣舜和才甚敏氣動動不少降骨堅聳而神若有餘皆不宜死而竟至此也舜和姓徐氏諱穆舜

和字也世為吉安吉水望族幼時日記數千言十歲受
易學十八廩食為縣學生十九舉江西鄉試第二入國
學已有名弘治癸丑予考禮部得其文奇之賜進士第
二授編修嘗以親老引疾歸再閱歲己未同考禮部得
一卷予時再出典試事力主之以寘榜首遂魁大對乃
今諭德倫伯疇也癸亥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
要宋元論斷多其手出乙丑復為同考得今編修董文
玉為首暨諸名士尤多今天子嗣位命充正使賜麒麟

服頒正朔於朝鮮及境譯告國王不郊候迎詔不遵跪舜和援古義稽今制反復辨析皆如議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析不遺凡所餽獻悉拒弗納其人皆愧服不置馬與修孝廟實錄撰述必當充經筵講官敷說有體戊辰以外艱歸時逆瑾肩虐惡諸翰林不為禮屈閣舜和才諷以顯職不為應比書成例進秩恡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諸部屬俾擴充政務舜和雖憂居猶不免得南京禮部員外郎庚

午闋服未至改南京兵部瑾既敗諫官以為言請復舊制舜和始復為侍讀今年命清理武官黄籍會肺病未差力疾入治事旋復大作比内閣以翰林春坊多闕員乃疏其有資望者請以次陞補舜和名在疏中報至歎曰命也翼日遂卒其子永年請於朝下吏部謂已得允命且疏其次所當得特予為侍讀學士亦異數也舜和事親孝與其凡順美友而恭性不喜殺聞哀鳴聲輒不食至所交際乃骯髒不下博極羣籍於凡國朝故實兵

民利獘四方地里險易俗尚之薄厚以至人情物態常變真偽不同之故若指諸掌公堂廣坐言議英發畧無諱避顧非其人則噤不出一語語必悔之其所自負抉奮欲一試而幾會屢失久而不振然其退其進名義甚正校其所自得亦已多矣為詩文雅贍有思致不蹈畦逕人以為難有南峰稿若干卷舜和生成化戊子正月九日辛於正德辛未五月十一日卜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之原舜和之葬父也嘗徵予銘茲且葬永年揣其志

若非予文不瞑者實介倫董二君及易檢討欽之以請乃誌其性行履歷而系以銘銘曰躍之鏗然鑄之凝然擊之錚然噫是何聲也一試而缺兮再試而折兮倐爾而沒兮名之曰干將終不可滅兮

國子生潘元謹墓誌銘

國子生潘君元謹者鶴溪先生之子吾友南屏太史之族弟也年四十有一而卒先生傷之手書畀南屏以屬於予曰吾子不顯且弗壽若葬而無銘其何恃以瞑予

嘗一再見元謹亦闓而悲之乃按南屏狀為銘元謹諱實元謹其守生而沉静不外露言若不能出口服食儉素絶不為時好補景寧縣學生早得家學試有司屢弗利先生自進士累官知興化府致仕家居元謹禮侍色養代理家政無外内鉅細舉就條緒睦姻厚族尤重祠墓歲必修葺凡先生義所欲舉方有指授則已辦矣先生晚益韜戢卜居山中去家數里許元謹日一往見先生固止之乃增拓堂宇以娛適其心自是喜懼交集日

不去左右比以年當貢戀不忍别先生曰此汝身事且吾幸健毋效兒女子戚戚為也乃行廷考既當赴南雍道清河得疾至揚州卒於興教寺之邸正德戊辰七月某日也葬某山原元謹好周人急訓導黄某得危疾為視湯藥比死經紀殯斂資其喪以歸邑人有被誣為礦盜者將竄入他郡亦為白之俾得復業有族子為鄰邑人毆死其人以賂求免拒弗納論者謂其得父風概使得沾一命必能濟物而竟止此惜哉銘曰身以親仕志

豈在祿親實命我我其敢弗𠎝籍既登矣名既升矣將歸寧矣吁其亡矣既教之仕復望其止其亡不死亦既曰有子所慭親者庶其在此

明故太保保國公墓誌銘

正德辛未八月二十日太保保國公卒上聞而悼之特贈太傅遣中官賜寶鏹二萬緡命户部給米五十石布亦如之禮部諭祭者十有四工部給棺槨凡葬事皆如禮制其子麒將葬於昌平北澤山世塋卜以某年月日

從事奉陝西按察副使聶君瑄狀來請銘按狀公姓朱氏諱暉字東暘其先河南夏邑人也考諱永嗣伯爵威望著聞前後八佩印征荊襄延綏建州諸賊累功陞撫寧侯遂進封保國公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追封宣平王謚武毅三代皆追封為公弘治壬子公以冑子授錦衣勳衛弘治丙辰嗣公爵己未命統神機五千營兵馬庚申孝廟簡黙京營提督官兵部會薦可代者以公名

上上親御便殿召內閣臣面議親書手勅命總三千營
兼掌右軍都督府事辛酉命持節册充榮王妃納徵正
使是歲敵犯延綏命佩征苗大將軍印總諸路兵討之
深入河套擣其巢會夜大霧苗遂驚遁獲舊勅二道及
兵器牛馬諸物斬首三級別部兵亦斬首百餘以捷聞
上降勅獎勵班師之日值當升殿特御奉天門見之壬
戌閱視京營官癸亥命提督十二營仍兼總三千營事
甲子孝肅太皇太后崩命督治山陵及別建饗廟會以

災變辭優詔弗許復佩印出勦宣府大同邊寇亦有斬獲還入居庸關上遣中官以牛酒犒軍賞賚甚厚尋加太保今天子即阼命侍經筵充正使行皇后納徵禮其所奉命若代祀郊廟社稷山川諸神其所受賜若蟒衣玉帶繡春刀皆出常格而金幣寶鏹食飲之類弗計也戊辰以疾告公具疏乞致乃許焉蓋再閱歲乃卒距其生正統戊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公長身美鬚髯宇凝重寡言笑人莫測其蘊性素孝謹武毅享爵久公

已逾五十出侍賓客猶執子弟禮凡韜畧紀律戰陳之事多所閑習嗣爵僅三載即登大帥屢授節鉞敭歷中外諳練日深更化之初方隆用舊而公竟弗起矣銘曰惟國有爵維公暨侯伯乃其亞實超品流公父嗣伯為侯為公公嗣厥封允惟父風虬髯長軀公有奇骨内掌營伍外總節鉞河曲之墟莽為敵區公擣其虛靡堅弗驅凱還於朝意氣增重端居廟堂武偃弗用勲名始終亦孔之艱皇實命之其歸則天高門巍莪下有駟馬簪纓

蟬聯請視來者

懷麓堂集卷九十

懷麓堂集卷九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一

南行稿

留別京中諸友

近奉絲綸出九天遠從閶闔望羣仙雲霄别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十年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話滿吴船

微官未敢輕言思不待秋風櫂已旋

張家灣旅宿用潘時用韻却寄一首

閉户端居長抱癖乘舟南去欲登仙壯年俛首惟長劍舊事傷心為別舡杳杳關河勞夢寐匆匆杯酒各風煙情將弱柳春無賴意入停雲暮已傳萬里江山名勝地百年心事遠遊篇清溪短櫂催將發旅館初燈試不眠路隔紅塵燕市境望窮青草洞庭天雲開極浦西山出露下高城北斗懸身在乾坤嗟獨健道存膠漆願終全暫時分手君須記疋馬斜陽古寺前

舟發張灣宿河西務

蒼茫正合塵中眼縹緲真乘水上舟江月海雲疑是夢畫圖詩卷坐消憂沙邊細浪隨鷗鳥樹裏青山入柁樓行盡驛亭三百里五更風急住灘頭

楊村阻風

春風東來河水渾驚沙走石天地昏舟人喧呼怒濤湧海若戰鬬羣龍奔前船咫尺不得上去路倉皇安可論床欹几側坐未穩乘月夜過蒲溝村

直沽夜泊

二水斜通海孤村合抱城夜窗明月過春浦暗潮生憂國身將遠還家夢不驚留懽有親舊羈旅見真情

舟次奉新驛得戴侍御同年書知于前驛相待

漫得二絶

月出高樓生野烟斷堤踈柳驛門前美人只在雙塘外

又

海口潮來好放船

一櫂江南本舊期宦途多事獨棲遲東風幾度停舟意惟有春潮日夜知

放船

月出風亦靜卧聞雙櫓鳴起看林樹過始知我舟行輕鷗逆素浪幽草迎人生清暉散宿靄遠日增春明風帆疾于鳥頗快青雲程豈不惜行路悽歸意先征浮雲西北馳黙然傷我情

東南風

黄沙濁浪排長空十日五日東南風前船暫開後還却闕岸回灣隨處泊篙師有力不自持回帆轉柁無停時君不見大船安穩如屋裏小船下上隨波起出門萬里誰復知咫尺悲懽不相似平生漫説行路難行路之難乃如此却笑悠悠陌上人兩脚踏地猶悲迍

宿流河驛遇寶慶謝太守

仰止懷先達相逢即舊知别離曾有贈舟檝本無期細語春燈暗高歌暮角悲從君問前路江海得吾師

早發滄州

片帆輕舸發滄州野樹離離散不收兩地離心河上草一燈殘夢渚西樓塵生曉市人煙集雲擁春城水氣浮我欲憑高問歸雁瀟湘何處可維舟

清明二首

舊壠蕭蕭楚水頭每逢寒食憶松楸匆匆便作江南客又是并州一種愁

又

原南草色動春晴又是離家十日程旋摘田蔬供野飯

晚風河上過清明

桑園阻風

離家凡十日九日住風波山色依蓬轉灘聲雜樹多晝

床無穩卧夜劍且悲歌不有承顔樂其如羇思何

望德州

窮林蒼蒼一望平落日始到德州城山色離京不復見

河流到海無停聲邏人擊鼓朝暮急舟子刺船來往輕

與客相期隔素月停燈坐待東方明

泊故城與戴侍御謝寶慶夜酌喜而有作

逆流衝長風岸渚成百折舟行落日瞑篙櫓力已竭同袍烏臺彥待我心切切結交重然諾此道久已絕偶逢賢太守論舊語不輟烏臺氷霜姿官好不自熱周旋共觴酌燕坐齒爲列相顧問起居停盃聽予說自從邁京邑道路屢危巇欹帆却撑駛長纜阻牽掣復聞南河水淤淺不過轍黃沙捲驚塵千里地欲裂雨師何大懶風

伯無乃褻我舟未妨遲農事長苦觖懷著問蒼天心亂不可揲二公濟世者慷慨憂不歇峩峩南州益矯矯中臺節方將承明威庶用掃氛孽許國同肝腸匡時仗豪傑閒官愧升斗兹計予已拙且復盡君觴倉皇慰離別

泊武城姚尹顯求詩率爾有贈

寂寂離亭坐不眠偶從桂史識君賢劉蕡慷慨陳言日宓子風流作縣年風雨繫船春樹底河橋分手夜燈前武城千古絃歌意一度懷人一惘然

臨清二絶

十里人家兩岸分層樓高棟入青雲官船賈舶紛紛過擊鼓鳴鑼處處聞

又

折岸驚流此地回濤聲日夜響春雷城中煙火千家集江上帆檣萬斛來

浦橋得淺

落日荒村無犬聲風沙兩岸斷人行須為繫纜空林下

坐看前溪春水生

望東昌

水淺無登脪沙乾有短蓬河源還濟北民俗自齊東地渴今春雨帆㰱昨夜風蒼生不可問吾亦嘆途窮

張秋

河流舊有患自古重隄防創始固不易居守乃其常昔聞張秋水汎溢非能當沙沉鐵磊磈石走波鼎藏人言徐都憲此功不可忘歷年既久遠衝急隨摧傷東山伐

木石西府泒丁粮遥遥版築聲杳杳道路長由來重漕運值此年歳荒居民勿嗟怨王事固靡遑金堤潰蟻穴此戒良亦彰寄言後來者未可崇燕康

馬船行

南京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勢疾若風咫尺波濤萬牛足官家貨少私貨多南來載穀北載鹺憑官附勢如火熱邏人津吏不敢詰爭扭鬬捽轉防欺倏去忽來誰復知爽時射利習成俗背面却笑他人癡

他人雖癡病亦樂明朝犯令爾輩縛官家號令時復傳津吏如今更索錢

濟寧二絶

擾擾舟車此要衝地連淮北控山東龍王廟轉潺湲下太白樓高睥睨通

又

濟水東來泗水連郡城深處有人烟湖心曉色平臨岸閘口春濤穩下船

歌風臺

風急高城湧暮波昔時臺榭此山河鹿當秦楚黄塵合龍出芒碭紫氣多海內英雄休戰伐里中耆舊得經過功成坐失蕭牆計遺恨當年猛士歌

徐州洪

山根槎牙石插水蹲螭鬬虎隆隆起胥濤鯨浪中崔巍百步九折勢不回欻如萬馬乘風來奔雷跋電逐恍惚夸父不得相追陪是時旱涸尚如此何況泛溢凌空頹

州中徐人作齊語指畫喧呼若風雨一夫麾旗百人拒
瞬息風帆不知處南人懽笑北人懼予亦為之髮雙豎
吁嗟此險天下雄形勢恠詭誰能窮長流淤濁不盈丈
豈有神物藏其中但見巨石如蟠龍大書刻自東坡翁
筆力險絶如此洪似覺造化爭奇工我生好古來幸早
三月水落波濤空復聞百里有吕梁洪波巨石相昂藏
世間夷險無定所此地何獨非康莊人生一身須周防
百年行止思垂堂豈不愧彼千金郎嗚呼豈不愧彼千

金郎

白楊行

路經白楊河河水淺且渾居人蔽川下出没無完褌俯首若有得昂然共騰懽停舟問何爲蹙額向我言始知沙中蜆可代盤間飡此物能幾何歲荒乃加繁吾人未溝壑生意諒斯存倉皇爲朝夕豈不念丘園邊河種官柳一株費百錢茫茫江淮地千里惟荒田十歲九不雨摧枯固其然況復苦迎送誅求到心肝生當要路衝雞

狗不得安嗟我獨何爲聽之坐長嘆微心不盈寸引此萬慮端民風古有賦歷歷誰能宣悲哉白楊行觀者幸勿刪

浦望

暝色投林久移舟更趨程遠烟生浦望斜月逐溪行漸解殊方語偏增故國情萍蹤何處定明日楚州城

過黄河

清口驛前初放船長淮東下水如弦勁徤雙櫓渡河急

一夜狂風到海邊

夜過邵伯湖

蒼蒼霧連空冉冉月墮水飄飄雙鬢風恍惚無定止輕帆不用檝驚浪長在耳江湖日浩蕩行役方未已羈棲正愁絶況乃中夜起

揚子灣

揚州久枯旱河水縮不流千夫力未强曳纜用巨牛漕州百萬斛擁塞如山丘將軍令不行軍士蹙額愁躋攀

不可上安能問歸舟民船及賈舶瑣瑣不足籌誰爲水車計轉汲春江頭微涓注巨壑豈足裨洪流須知此天意亦得參人謀坐視固非策煩驅轉爲仇亢陽必終復理數亦可求庶幾沛甘雨洗我蒼生憂

揚州懐古

日出蕪城曉望空萬家樓閣水烟通地當楚越帆檣動鎮壓江淮枕臂雄民物盛朝還禹貢亂離前代説隋宮瓊花觀裏花無數寂寞荒臺野草中

揚州與戴呂二侍御同觀八仙花有作留察院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轉兩行環珮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為骨搖落誰知歲有華莫遣風霜浪摧折高秋須待楚江槎

風江野泊偶步江上無主竹園呼酒招戴侍御謝寶慶彭民望同飲

江上人家柳繞墻更多修竹傍林塘不教野老知名姓且共樽前一度狂

江上望金陵

海雲浮動碧崔嵬渺渺孤帆望雨開吳楚青山從此斷東南王氣渡江来龍盤却作千年樹鳳去空餘百尺臺而我獨慙觀國士兩都猶數孟堅才

南京謁孝陵有述

禮樂千年會征誅四海空商周終愧德唐漢敢論功鳳歷歸真統山龍繞舊宮秋風霸陵樹落日鼎湖弓萬國謳歌在餘生覆載中小臣瞻拜地江漢亦朝東

登報恩寺塔

古磴穿雲到石牕樓臺四面隱旌幢北臨廣路斜通郭西隔平原俯見江萬里乾坤蹤跡半百年風雨㔯毛雙向來作賦軀全瘦獨有凌雲意未降

登雨花臺

臺高欲上雨濛濛虎踞龍盤在眼中萬古青山還路下一丘黄壤自江東謝公着屐何曾到梁武談經亦已空好是五陵歌酒地年年芳草坐春風

遊靈應觀

珠宮不見潭底日碧澗俯通林外渠市上人稀午烟靜山中草生春雨餘仙翁丈室煑清茗溪叟尺盤束白魚縹緲雲樓不可上吾當駕鶴凌空虛

遊雞鳴寺

諸山盡是鍾山脉聞道雞鳴更有靈岡勢斜分龍虎脊巖光深閟鬼神扃風含落日松聲迥雨帶平城草色青東郭吏人催上馬暮寒吹面酒初醒

采石登謫仙樓

江天日暮雨蕭蕭城邊野亭春寂寥浮雲東來蔽江色明月墮地誰當招我懷古人坐不寐鯨背之子神仙標風鬐露鬣事恍惚豈有赤脚凌青霄舉杯問天天不語予亦沉吟俯江渚縱有神仙亦妬才不然豈謫來中土昭陽殿前牝雞午老鳳低飛入簾戶網羅横空鎩其羽燕雀之輩安足數平生豪氣隘九衢寸地未可容公軀有才如此不得意自干非一誰當吁杜陵野老憐才客

思君不負青山色千古波濤百尺深至今猶恐蛟龍得
英雄一去俱陳迹楚水吳山眼中碧鳳去龍飛不復還
仗劍悲歌竟何益

長江行

大江西來是何年奔流直下岷山巔長風一萬里吹破
鴻濛天天開地闢萬物茁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長江
作南瀆直與天地相周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折遂使
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不補地山崩谷罅漏百川有崇

之叟狂而顛坐看萬國赤子淪深淵帝赫怒罰乃罪神
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豎亥黃龍夾舟穩不驚直送馳
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洞庭九派却轉潯陽城縈行南
徐萬餘里更萬餘里通蓬瀛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下上
其大如股空縱橫長淮清濟出中境曷敢南向爭權衡
千流萬派瑣瑣不足數雖有吐納無虧盈下亘厚地上
摩高空日月出没蛟龍所宫奇形異態不可以物象但
見變化無終窮或如重胎抱混沌或如灝氣開穹窿或

如織女抱素練或如天馬馳風駿空山怒哮飽後虎巨鼇下飲渴兕虹或如軒轅鑄九鼎大冶鼓動洪鑪風或如夸父逐三足曳杖狂走無西東或如甲兵宵馳聚嘯湍山谷或如神鬼晝露萬象出入虛無中吁嗟乎長江胡為若茲雄人不識無乃造化之奇功天開九州十有二山南北並峙江流其間堯舜都冀方三苗尚為頑魏帝倚天嘆征吳但空還吁嗟乎長江其險不可攀古來英雄必南鶩我祖開基自江渡古來建國惟中原我京

坐制東南藩始知天險不足恃惟有聖德可以通乾坤長江來自西極包人寰環帝宅我來何為為觀國汎吳濤航楚澤笑張騫悲祖逖壯神功歌至德聖德浩蕩如江波千秋萬歳同山河而我無才竟若何聊為擊節長江歌

小孤山

山當極浦峯全峻江到寒磯勢却回獨立木門風不斷片帆揮手謝高臺

與謝寳慶擬登匡山至九江阻雨程韻

瀑布懸青壁香爐出紫林謫仙千古句謝朓一生心野樹連天暝春江拍岸深我來玆郡晚風雨罷登臨

江南雨和寳慶韻

地濕蛇蟲聚山深草樹多野雲通晦朔春雨亂江沱薊北無全麥關西有荷戈此時枯槁甚相望隔懸河

呼風謡

江南舟子能呼風呼西即西東即東羣咻遞嘯響徹谷

天風下來呼轉速船頭三老催呼急風來衆人皆起立
愚民習俗我所笑舟人相矜不殊調莫呼風人生順逆
由天公君看萬斛下江舸朝朝灘上呼風坐

江中恠石

突兀山城抱此州江間恠石擁戈矛隨波草樹愁生鏬
駭浪蛟龍却避流豈有喦嶤能砥柱秪多衝折向行舟
憑誰一試君山手月落江平萬里秋

江雨次韻

四月雨滇滇長空瀉未停遠江深正白老樹濕能青蜃氣朝仍結龍宮夜不扃離人自無賴況是枕邊聽

曉發蘄州次韻

城曉遲吹角高雲濕未開驚波風不定危石岸將頹青入無窮草黄低欲墮梅江湖苦留滯遊宦恥凡材

道士洑夜泊次韻

野宿驚初定殘燈慘向明市船南北語邏舍短長更嚴轉陰風急江空夜雨鳴壯年輕别甚腸斷此時聲

回風磯

怪石崢嶸與岸平洑流驚浪劇縱橫向來頗狎江湖險未覺回風浪得名

江上聞蛙

野曠天空月正明水田青草亂蛙鳴江頭十日瀟瀟雨禁得離人此夜情

過黄州

江上兵回列炬空都將成敗付東風千年赤壁無尋處

辛苦英雄一戰中

登武昌觀音閣

此地已多暑未登先怯寒逕危妨躡屐江激動凭欄渚築因山易風帆失勢難漢陽深樹裏何處是長安

江上奕棋與寶慶

江上陳兵二壘同都將一笑定雌雄烏林得計周郎捷淝水乘驕謝傅功蕉底夢回風雨散橘中人老歲年空一枰斂盡斜陽色獨立青山在眼中

小君山

武昌西望楚江灣翠黛盈盈隔水看極目洞庭應不遠舟人說是小君山

登岳陽新樓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卧聽君山笛裏聲

謝寶慶洞庭圖湖中作 時謝公乞歸不得觧將還治寶慶

湖南鉅郡稱岳陽樓前大湖春水長周回九江帶七澤顛倒萬象隨三光洪濤巨浪拍山動風雨却灑炎天涼君山遠在湖中央蒼梧不來斷人腸南尋汨羅不知處屈子墮地寃茫茫謝公弔古心慷慨予亦從之渡沅湘平生壯遊天地濶老大不覺鬚眉蒼商飈南來振南岳孤櫂未許還滄浪畫圖彷彿今皆是江海風期殊未忘揮毫賦者誰最强前有應𩖬後孔暘二子之名滿天下豪氣直欲隘八荒嗟予有辭不敢吐令人笑笑二子狂

眼中同眺似公少且復盡醉君山傍

江上聞蟋蟀

四月江天聞蟋蟀船窻夜短不勝長春蠶未了催秋織世事相尋有底忙

至長沙送别謝寶慶

湘水天下碧衡山千古靈我侯東南來攬高濯其清此地既佳麗斯人亦豪英五馬豈不貴棄之一羽輕兹謀既不遂所志豈在名湖南近凋瘵嘆息為蒼生近聞都

臺牒列縣須巡行贈君衡湘篇匪為遊冶情

與錢太守諸公遊岳麓寺四首席上作

衡岳地蟠三百里羣峯將斷復崔嵬嵓間古刹依山轉谷口晴雲滿樹來北海書存誰問價少陵詩罷獨憐才扁舟已謝長江險又是匆匆一度回

又

路轉村回一掌平水田沙樹繞溪行居人尚說潭州守書院猶存岳麓名荒蕪舊基俱寂寞斷碣殘篆失分明

錢侯亦有招賢意潦倒無能作頌聲

又

危峯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

四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在落日孤城隔水看

薊北湘南俱在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又

政簡官閒訟亦消我公多暇得相招長沙地濕天將暑

岳麓山深路未遥歸磴淺留芳草屐離舟深繫木蘭橈

他年便作甘棠地白石青松漫寂寥

錢太守招遊開福寺不赴奉答一首

潭州城北楚江邉此地招提父老傳十里青山斜鳥外滿庭芳草閉門前題詩自足騷人興愛客深知太守賢多病屢懃招不起故園花㮰為誰妍

燕長沙府席上作

郡庭開宴倒銀缸綺席朱簾玳瑁窻愧我孱軀真倚玉肯君雄飲欲呑江西陽影墮仍浮水南曲聲低屢變腔

既醉不知豪已甚題詩那有筆如杠

燕長沙衛席上作

千里山川控帶通郡城高枕大江雄廣庭歌管今辰宴好雨東南昨夜風朝組少年叨上客戎門高誼見諸公明朝又是江樓別興在殘杯落照中

競渡謡

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舡小舡競官渡彩旗花皷坐兩頭齊唱舡歌過江去叢牙亂槳疾若飛跳波濺浪濕人衣

須臾懽聲動地起人人爭道得標歸年年得標好門户
舟人相驚復相妬兩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謀
嚴訶力禁不得定不然相傳得瘟病家家買得巫在船
船船鬬捷巫得錢屈原死後成遺事千古傳訛等兒戲
衆人皆樂我獨愁莫遣地下彭咸知

浮居户

江南人家船為屋白髮長年水中宿生男不識徒步勞
生女赤脚隨波濤江湖東西貨貴賤朝遊楚州暮吳縣

滿帆四面往復還慎勿恃爾凋朱顏江頭昨夜風浪惡胡不歸來種田樂歸來無田生亦足

長沙竹枝歌十首

三十六灣灣對灣人家多住白茅間直過洞庭三百里長沙城北是彤關

又

南舩北舩滿洞庭蕭公祠前牲酒馨二妃枉作君王后君看君山山自青

又

汨羅江頭春水生汨羅江上楚歌聲人間若解三閭苦水底魚龍亦有情

又

馬殷宮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雲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祭李潭州

又

江頭彩旗耀日明船上撾鼓不停聲湖南樂事君記取

五月五日潭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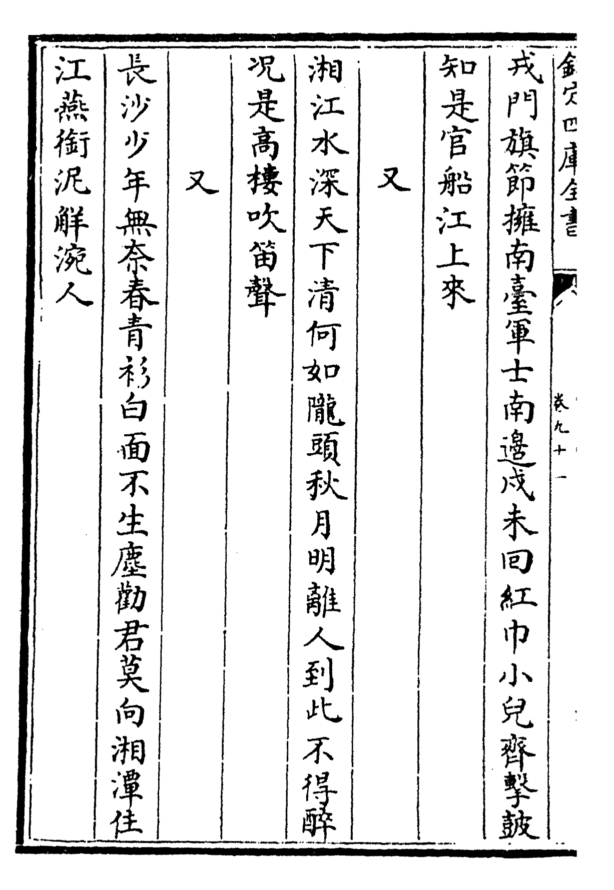
又

潭州城邉多野田黄茅白葦遠連天莫言楚國無生理畞地如今倍值錢

又

湘江女兒愁落暉湘江江上鷓鴣飛行人試看君山竹竹不成斑君始歸

又



戎門旗節擁南臺軍士南邉戍未回紅巾小兒齊擊鼓
知是官船江上來

又

湘江水深天下清何如隴頭秋月明離人到此不得醉
况是高樓吹笛聲

又

長沙少年無奈春青衫白面不生塵勸君莫向湘潭住
江燕銜泥鮮涴人

長沙道中

風帆遡洪濤千里勢不歇暮登長沙岸始與大江別蔓竟猶洶湧行步方巀嶭城南路逶迤十步九曲折重岡互起伏老樹交糾結朝行恐蛇影夜踏愁虎穴寘寘鬼燐出杳杳人踪滅時維仲夏月行役遭苦熱嵐蒸毒霧消日熇焦原藝葳蕤拂塵纓宛轉嘶汗驖招摇袂獨舉示險旌先揭亭長瞗息屢僕倦驅馳迭薪當野逕樵蓐向招提設帷知朝復暮豈暇餔與餟故墟亦孔邇旅抱

聊自悅遊南厭水陸憶坐換時節永懷千金戒幸免窮途跌歸時寧憚遥吾當汎蘋浙

荷木坪二十韻高祖處士府君墓

恭言奉明詔祭告返鄉國路入茶溪深居人聆蕭瑟兹坪我所志先壠舊封殖荷木生其傍松江瀉其北從戎始北征家蒙隨湯析吾祖懷故居臨終涕沾臆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息還歸實父命錫類荷君澤良臣展樽俎再拜掃榛棘縣令具牲醪

諸生走冠幘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側燎白薦馨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寘庶用表里宅巢枝羈鳥性宦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興豈在泉石眷山有遺恨穎水非仁澤糾結勞寸心驅馳嘆行役微官念靡盬戾止遑宴息明發登長途徘徊更悽惻

雷公峽二十韻族高祖提舉府君墓

我家有遺譜云自洮州發茶陵世繁衍樹德為耕垡有宋三百年歷元未衰歇公生實天挺少小負奇骨策試

登甲科詞林力不竭一官佐提舉踪跡徧吳越有母還
故鄉興言採薇蕨兵戈滿天地瞻拜阻宮闕避亂入永
新孤身任飄㓕布蓬表微意志比蹈滇渤皇明始革命
蒐訪盡巢窟平生用世策垂老不自伐簪纓豈予事丘
壑成永没大節幸不虧遺文為余闕提舉有青陽先生文集序行于世
尢多金石篇碑板勞剞劂卓爾稱鉅儒巍然聳高閥秋
風動雷峽孤塚高崒兀不才愧苗裔今旦事參謁倉皇問
故地散亂訪遺碣有筆贊幽光茲言敢終訥

六月九日初度諸族父兄皆會感而有作

京國辭家萬里行故園今日暫逢生方言鮮共兒童說盃酒能勞父老情地濕暑風清野樹夜深涼雨過山城天涯異物還甘旨隨意樽前舞袖輕

得家書聞舍弟病二首

關山迢遞隔蒼茫忽報家書起欲狂猶恨匆匆語言少應須一字九迴腸

生年嬌小最憐渠瘦骨稜層我不如別後逢人雙淚眼

踈燈細字若能書

茶陵竹枝歌十首

溪南溪北樹縈迴洞口桃花幾度開楓子鬼來天作雨雲陽仙去水鳴雷

楊梛深深桑葉新田家兒女樂芳春封羊擊豕禳瘟鬼擊鼓焚香賽土神

銀燭金盃映倚堂呼兒擊鼓膾肥羊青衫黄帽揷花去知是東家新婦郎

綠鬢荆釵雙髻螺青裙高係小紅鞾阿孃舊是茶城女
教得娃兒能楚歌
拍拍東風燕子寒卷簾花絮若為看夜深雨脚何曾眡
春水平于養鴨欄
儂餉蒸藜却插田勸郎休上販茶船郎在田中暮相見
郎乘船去是何年
春盡田家郎未歸小池涼雨試絺衣園桑綠罷蠶初熟
野麥青時雉始飛

白紙黄墳野草生柳烟榆火照清明楚娥不識鞦韆戲兩兩沙頭接臂行

渚蘭汀芷不勝春極浦遥山豈解顰誰在長安猶𢛡柳山中閑殺採芳人

溪上春流亂石多勸郎慎勿浪經過莫道茶城水清淺年來平地亦風波

盈女生日 時其母亡一年矣

習笑應全解逢生也自歎長安閨裏月誰抱倚闌干

過永新十八灘

禹跡何曾到多應閟草萊危灘天上下驚浪耳邊回野泊無時定船歌半夜催𫑛城不可住𧌒蝪暗徘徊

吉安府

山勢西來斷江流北去平萬家深樹裏聞是吉州城

聞揚州潮漲

五月金陵江水平揚州郭裏見潮生殊方消息逢人地遠客悲歡此夜情且喜帆檣無阻滯莫教魚鱉太縱橫

漕州百萬東南計早晚元戎達上京

發南昌宿東湖口

落日豫章城歸帆第幾程草中南浦色樹裏北禽聲旅宿依津處郵籤報客名東湖不能渡風雨坐天明

滕王閣 舊閣淪于江今名西江第一樓云

滕王高閣罷崔嵬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雁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

水碓

村舂不自力杵臼清溪裏兹事余所聞經過親見此初覯未全解諦視得深旨長輪周其旁機括中齒齒急流相低昂日夜方未已蕩激勢則然設施固其理古人重制器法象随所擬此物豈其餘末流弊宜爾雖多造作勞亦復天機使人言機害事抱甕者誰子剖斗折其衡吁嗟聖人死斯民至理足勤儉誠可喜觸事感我悚作詩究終始

舟人有採蔬者問其名曰連理菜感而有作

汀人採芳至物好名亦好所恨舟中人不如沙中草青草青于蘭秋風白露寒餘馨坐盈把三嗅不能飡

弋陽雨晴

暑伏秋先至天陰日易低沙痕平草樹雨脚見虹霓席坐攤書滿船更聽鼓齊萬溪三百里川路隔東西

廣信道中

旅泊逢初雁山城昨夜秋雨深南澗水風急上灘舟取

捷非無地垂堂且自謀江潮迂拙甚吾得及安流

過玉山

扁舟隨所適茲地復躋攀雨久未妨旱路窮方見山斷橋人獨去高嶼鳥孤還東望臨安郡潺湲一水間

過子陵釣臺

嚴陵祠下揚帆處不見當年垂釣臺巨石倚空江葉下賓鴻銜雨朔風回明時合重巢由節濟世非輕管葛才莫道羊裘非隱物山川不礙去能來

過錢塘江

人道錢塘險高秋坐穩流地分吳越語山帶古今愁野濶潮聲壯天晴海氣收誰家水犀手不射會稽仇

蔣宗誼府推期遊西湖為郭侍御所招不果

興在西湖淺水濱繫舟東郭問行頻南臺忽漫傳初簡樽酒翻成愧故人羅繞孤山諸逕合雨晴天竺數峯新莫言行李倉皇甚猶是江湖汗漫身

西湖曲五首

湖波緑如剪美人昭青眼一夜愁正深春風為吹淺

又

不信湖中好儂身別有家翻愁歳華盡不敢採蓮花

又

風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蓮西湖三百畝强半富兒田

又

草碧沙明際花紅試雨初官船盪素槳驚散一雙魚

又

莫唱西湖曲湖邊歌舞稀儂家年少日遊冶誤芳菲

弔岳武穆辭

苦霧四塞悲風横來羲景縮地下枕嵩華坤輿外折鼎足中頹大霆無聲枯孽撟荄鐵騎騰突狼烽崔嵬龍困沙漠鱗傷角摧齊仇九誓楚户三懐姦相賣國忠臣受猜積毁銷骨遺禍成胎命迫十使功垂兩淮盟城不恥借寇終諧重器同劇羣光共咍髮豎檀冠潮標伍骸氣奪羣醜殃流宗孩英雄已死大運成乖寃作厲形空

漢臺天不祚國人胡爲哉壯士擊劍氣聲殷雷日落風起山號海哀樹若可轉江爲之回乾坤老矣嘆息雄才

嘉杭道中四首

遠樹依稀極浦清溪宛轉長橋紅裙女子朝汲白髪村翁暮樵

煙籠近浦沙白雨急長溪水渾一夜江頭潮滿釣船撑到柴門

緑樹孤村水旁茅屋在水中央岐路寧知車馬生涯半

是舟航
秋風燕子人家細雨漁翁釣槎日暮長安何處萋萋芳草天涯

風雨嘆 吳江縣舟中作

壬辰七月壬子日大風東來吹海溢崢嶸巨浪高北山水底長鯨作人立愁雲壓地濕不翻六合慘澹迷乾坤陰陽九道錯白黑烏兎不敢東西奔里人蒼黃神屢變三十年前未曾見 正統甲子年 東村西舍喧呼遍牒書走報

州與縣山惡谷洶豺虎嗥萬木盡拔乘波濤洲沉島滅無所逃頃刻性命輕鴻毛我方停舟在江皐披衣踞床夜復晝忽掩青袍涕雙透舉頭覩天恐天漏此時憂國況思家不覺紅顔坐凋瘦潼關以西兵氣多胡笳吹塵塵滿河安得一洗空干戈不然獨破杜陵屋猶能不廢嘯與歌世間萬事不得意天寒歲暮空蹉跎嗚呼奈爾蒼生何

顧天爵送至州舟中走筆有贈兼寄天錫

訪君周山廬送我具區浦留連未終日中道成間阻人生萍蓬爾聚散靡定所安知瀟湘纜繫此滄江湖同袍古人義倏忽棄如土感激聊共陳誰能問羇旅

蘇臺曲五首

又

秋水光于黛新粧愛日斜隔溪深不語孤櫂入菱花

又

草深杳徑合花冷屧廊空惟有吳宮水春城四面通

樓臺春後掩環佩月中行莫上西門望寒潮昨夜生

又

國亡身亦虜却載五湖槎借問西施女何如張麗華

又

張王舊時宮零落數枝柳不是春風生芳菲誰能久

與趙夢麟諸人遊甘露寺

澗篠巖杉處處通野寒吹雨墮空濛重堂路繞千年石老鶴巢傾半夜風淮浦樹來江口斷金陵潮落海門空

闕書未報三邉捷萬里中原一望中

送方司訓之贑州

度嶺沿溪十日程半生心事此功名從今不作思家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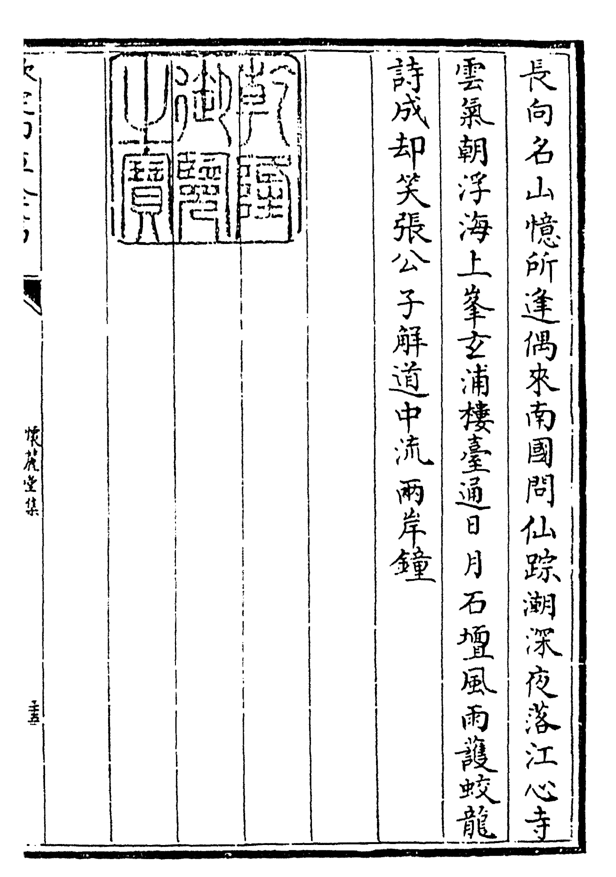
月調風弦夜夜聲

遊金山寺

楚纜吳檣萬里還夢魂長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

江到中流合有山鶻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鎻潺湲

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為蒼生暫解顔



長向名山憶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踪潮深夜落江心寺
雲氣朝浮海上峯玄浦樓臺通日月石壇風雨護蛟龍
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

懷麓堂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　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張　瑨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九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二

南行稿

高祖戊七府君墓表

成化壬辰之春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淳將歸謁曾祖考處士之墓于茶陵玄孫東陽寔自翰林請于上以從曾

孫淳乃具述曾祖本末授于玄孫東陽使撰次其辭刻石京師載而歸表之墓道以示于凡為宗族鄉里鄉黨者其辭曰嗚呼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西平忠武王之後王之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始遷于茶陵之中洲茶陵之九世為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諱祁元元統初進士及第鄉人稱為狀元者葢族凡弟也狀元既避地永新其子位及族凡弟若一源若高清若尚賓若我曾祖考皆留茶

陵茶陵之族益廣國朝洪武初我祖考處士始以戎遷于京師寔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以及于淳于澤澤今為金吾左衛所鎮撫淳生不及祖考祖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舅為人敦樸謹厚德浮于言其行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知之地曰荷木坪泉曰光泉水曰芝水去中洲五里而近先考之將没也召淳等而命之曰吾父母葬京師吾力不能歸吾死其

從之然汝輩慎毋忘茶陵淳等泣而謹識之淳伏念生
賴先世積累有以至今日惟我曾祖考養不逮祭不造
亦惟我同姓父兄保護之勤二三耆舊左右望助之力
是賴于數十年靈有攸宅亦有攸待維桑及梓夙夜之
所不能忘也嗚呼享其澤而不知其所自出者非人也
知其所自及而不感且動焉者非人之情也無踐我封
無剪我樹無圮我基址以成我志于不替者是深有望
于我後之人于我宗族于凡我鄰里鄉黨也謹拜手稽

首而表之曰此我曾祖考處士李公之墓

祭高祖處士府君墓文

維年月日孝曾孫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淳率孝玄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東陽謹用剛鬣柔毛庶饈之奠昭告于顯曾祖考戊七處士府君之墓曰不肖淳等生長京師于茲三世以祖以孫壯者老稚者壯聲音既衰俗尚寖殊盎自先考之存痛念先世墳墓所在未嘗不延頸凝睇涕下沾襟也道里既遠又屬戎役首丘之念至

令悲之淳等雖不肖夙夜驚惕不敢忘先世之訓曰無忘茶陵曰無忘荷木坪淳生五十有七年家始多盡中遭大故及東陽稍長遂竊有官秩不敢違離然每得一俸必相與語曰此曾祖考之報也誦一編曰此曾祖考之所遺也見鄉鄰親舊必曰此曾祖考之所與通家者也如是者亦數年乃以今年命東陽上疏以展墓請皇上憫其愚誠賜之楮鏹舟楫有費祭祀有物使得匍匐墓下傾烏鳥之私淳伏念曾祖考積累之恩聖天子寵

賚敦勵臣下之德皆足示來世乃命東陽撰次先世本
末刻石京師以來用是日吉旦大會宗族孫子樹之墓
道使凡來世有所瞻式嗚呼卬壠不移山川在目瞻望
感慕不知所云

祭族高祖提舉府君文

彼元氏之既衰兮世混亂而不綱惟賢哲之相遭兮亦
懷貞以自藏繄予祖之既敭兮爰引禄而南遊曾歳月
之幾何兮曰歸茶陵之故丘結茅菅以為廬兮彼軒冕

其猶敝屣思采桑于長江兮値山河之遽改世可晦而為明兮物緇不可使為朱豈不知堯舜之難逢兮寧巢許之為徒丘固各有首兮時固有所値也寧死于永新之土兮曰惟吾心之無愧也彼宏辭與麗藻兮固予祖之所遺蓋嘗靜言以思之兮又何啻乎今世之所希慨愚生之既晚兮奄忽周乎四世喜宗譜其猶未泯兮懼芳風之莫嗣承予告以展省兮掃松楸于荷木之野持一奠而酬茲兮固予心之望者念祖德之莫揚兮在孫

子為弗仁彼金石之無文兮愧汗下而沾襟返故廬以為家兮不肖者之志也蹇淹留而無成兮敬陳詞以為戒也意悃愊而莫宣兮黿髣髴而上征庶九泉之可通兮託哀辭於楚聲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府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潭州地按宋知潭州李芾當元兵之熾始至潭州畫地而守日以忠義勵壯士人皆殊死戰有誘降者輒斬以狗

城且陷芾召帳下沈忠遣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獲命乃醉其家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焚芾居還殺其妻子復至火所自殺是時先芾死者知衡州尹穀寓居城中冠其二子與其家人死于火參議楊震死于池後芾死者幕僚陳億孫顏應焱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于林者相望其事昭晰在史傳布揚在天下浹洽在郡人耳目而郡之祀事不立其為闕典甚不細臣已立祠于

芇所居故地以尹穀等配請諸祀典儀物使有司永有

所遵式事下禮部具春秋祭芇用豕一羊一粢盛備餘

各羊一制可越三年壬辰東陽展墓歸至長沙拜公于

其祠錢侯以予為潭人且籍屬太史氏謂宜為記予惟

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亡而萎弱困頓可悲痛者宜莫如

宋宋之亡也仗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

或暨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教之深且速如李忠烈者亦

寡矣宋之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烈死潭

人至今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強之然哉忠義之在天下蓋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苟順且誠無非從之矣論者固以為宋三百年之報然當時棄城賣國背位而逃者亦豈少哉微忠烈潭之人未必能死死未必能多忠烈守潭未半年而能感潭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也荆楚之間淫祀累千百而忠烈無血食地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也繼自今吾郡之人瞻望感厲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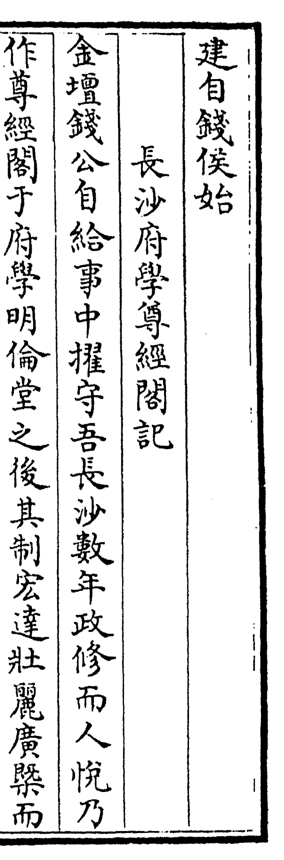
呼惟忠烈之風亦惟錢侯之功侯既祠公其歲祀必親予為之作楚歌以祀公以紓潭人之思歌曰荒江澹兮冥冥悲風起兮洞庭靈之來兮揚舲載風起兮駕雲程紛胡馬兮如雲奮前驅兮我軍寧為宋鬼兮生不為胡彼雄而烈兮什伯其徒朝鶴唳兮水濱暮猿啼兮木下莽空城兮落日痛三戶兮南楚楚之水兮荆之山靈之去兮奄復還酹桂酒兮三酌汎予淚兮潺湲余懷兮何極公之亡兮誓天與日芬鞠蘭兮蕉荔靈饗祀兮終吉

漢長沙王太傅賈公祠記

古所謂大臣者必先大體後庶務皆足以刑天下及後世然其自負甚重不苟合于人人未必能識識之未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漢屈群策豪傑並起而從之高帝之初所不能致者商四翁魯兩生之外天下其無遺賢矣明法律時則有若蕭何曹參治兵旅時則有若韓信彭越周勃出入籌策時則有若陳平酈生此皆創業撥亂之所為用非所以經世建統也文帝時可當大

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而薦于朝且顯矣卒短于大臣困于長沙老于梁嗚呼以文帝為君而太傅不得為之相是故漢之禮樂微矣吾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身後臂指論吏治則先風俗論世所以長久之術則先太子論大臣則先廉耻此其言皆治亂之大體所在戰國而下無能言之者豈不可以為大臣乎哉使太傅竟作相得有所施設必能刮去秦習成漢之一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

用而死文帝固未嘗仇之天下後世益自不能無憾而司馬遷作史記徒以弔湘之賦遂與屈原同傳則亦甚矣太傅在長沙未久長沙人至今習知之其故宅卒為汪倫所居有井存焉成化某年我長沙守錢侯募郡人以財贖其宅地為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詔以仲春秋祭用羊一豕一籩盛備復其民一家使共祀事翰林編修李東陽省墓歸自京師展拜祠下侯請記其事立石于祠太傅史書之詳矣予為之記使後來者知兹祠也



建自錢侯始

長沙府學尊經閣記

金壇錢公自給事中擢守吾長沙數年政修而人悅乃作尊經閣于府學明倫堂之後其制宏達壯麗廣槩而疏節牖檻相衡甍楹交輝巨嶽當其前長江瀉其旁登此閣而吾郡之形勝可坐而見也吾郡故藏書皆燬于火公置書數千卷其中國朝所頒定者為先六經次之子史百家又次之居茲閣而天下之圖籍可坐而盡也

成化壬辰予歸自長沙寔與教授梁君恒及諸生登之相與竊嘆錢君之功越翼日梁君率其諸生詣予館請曰惟兹閣不可無述今建且二年而石未立此固有待敢以請予曰諾乃諗于衆曰觀治者必觀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任刑法國用亡漢習法律其政雜伯兩晋尚黄老卒頽以敗梁武氏好佛餓而死唐工詞賦而士寡寔行宋雖富儒術而未能用其治亦不古若惟我朝敦德崇禮以經治天下于兹百年治化休著風俗醇美視

今較昔其效甚明豈惟有國家以至于郡縣皆然錢公之治魏乎其所尚已今年祠賈誼明年祠李芾又明年祠長沙諸賢修先師廟庭以及儒學玆閣之成葢多于前功于是時政事閒暇教化隆美居師儒招俊髦或瞻以登或息以游講習之暇葢必有感乎其中者矣是故南瞻廟堂之尊思先賢之遺訓若嚴師在前惴焉而不敢肆西望嶽麓之高慨考亭故址懷高山之仰悚焉若有所不及北拱宮闕懷江湖之幽思仰答聖天子作養

教育之盛意而東望府治則思我公之功無負以能有成功無愧于天下後世則兹閣也豈直遊樂為觀美而已請與吾鄉之善士共勗之衆皆曰諾退相與刻石于閣中兹閣也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越某年月日翰林編修郡人李某記

新寧縣石城記

新寧縣古夫夷縣地也葢自宋紹興間平楊再興之亂始即金城村為新寧縣隷武岡軍元季兵燬國朝洪武

初始復為縣隸寶慶府正統乙巳峒人楊文伯複亂總

戎李公某平之其地允不治景泰辛未知縣唐榮奏徙

治于舊縣東二里許築土為城城且壞成化庚寅右僉

都御史吳公琛奉命南廵湖廣按察僉事郁公文博議

以為修石城便吳公曰然吾志也遂下有司寶慶知府

謝侯省狀其民寡貧不克事宜勿修便吳公曰然吾不

以煩而民止取其人若干乃罰贓為費摘戍為役命都

指揮劉侯斌董厥事某衛千戶陳綱邵陽縣主簿汪玉

分理之輦石伐木薙冗補罅墉而扃之既固且完凡廣袤若干里崇若干丈經始于是冬某月越明年秋某月成維時論者以為興廢舉墮者臬司之職也愛節民力寧彼弗卹者牧守之事也兼採羣策左右而麾指之恩令兼行情法並用各得其所者大臣之能也僉憲之議儆都憲莫能用太守之志儆都憲莫能容揆厥成功歸于吳公公之來廵也暑不張盖險不御輿夙出而夜息地不遺僻郡政不弛末節旄俛仰賴若戴父凡貪官黷

流聞者股栗夷獠服其威信流徙悅其撫捄士卒先其驅使故玆役也吏胥有治民社有守禦侮有備而民無怨聲官無殄財功肇于無前患消于未萌使天下司風紀者咸修厥號令以威四方何所不濟天下之郡縣咸有疆屛何所不守循玆成績蕆視時葺由今日以迄于萬年何所不至吳公之名與城無窮宜有記述刻之金石壬辰之夏東陽墓歸茶陵獲覩公之風裁謝侯者實同舟因叙玆城本末甚悉侯既歸治遣使請于予予湖

人也輒先耄稚作為詩歌以頌公以示于後人其詩曰
惟郡之墟中有夫夷地險且巇溪回峒旋椎卉為鄰以
世以年築塊為城其高可乘居人弗寧圖初及終伊誰
之功惟我吳公惟兹庶官惴後矜先烝民載惟石城憑
憑譙樓鼓聲城門夜扃山徭野徂不避走趨莫我敢覦
彼偏一方遠人所望天子之疆聖朝熙熙安弗忘危惟
古之規惟公南廵有惠在人兹城嶙嶙億萬為期何以
恒之責在有司

賀興隆傳

賀興隆者長沙安化清塘鄉人也元至正壬辰天下大亂民奔走錯愕莫相為命興隆率陳源隆姚廷曙等聚鄉人子弟為兵駐鎮安寨鄉有警輒出禦之民始定庚子歲陳友諒兵起授興隆參軍越五年甲辰春二月興隆率其衆歸于我朝太祖高皇帝嘉之仍予之故官徐公達之取辰州及降沅州諸郡興隆實在軍中攻戰撫募厥功惟多是年冬與總制胡海洋克寶慶路獲元元

帥唐隆遂與衆城守尋授寶慶衛指揮同知又明年乙巳夏四月邵陽賊周文貴等作亂中鄉興隆率兵駐中鄉六月與賊遇興隆徑衝其前鋒援不至遂力戰以死朝廷以璽書襃贈其略曰唐兵未出睢陽之勢始孤智伯漸強晉陽之城已浸首雖可折心乃不移未膺大國之封遽見長星之墜贈湖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仍命有司立祠歲以戰没之日祀用特祠在寶慶府太史氏曰古人有言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豈不信哉

吾觀古之仗節死義者未嘗不太息焉當元之季海內鼎沸兵革並起士大夫享有民社佩符秉鉞者棄位而逃視其民之轉徙陷溺若秦越人之相肥瘠其身且不自保于民則又何賴興隆以一布衣伸鋤為兵蒸麥為糧出入守望為鄉邦保鄣荆楚之南苗裔出入于斯為甚一方之不亡皆其功也天下未定垂翅而附翼不以為耻及夫誕運有主翻然來歸名正事成于焉罔愧逮夫事窮勢極竟殞其身寧為順死不為逆生嗚呼豈不

真知順逆大丈夫哉在古祀典曰能捍大患則祀以死
勤事則祀若興隆者不祀誰宜祀耶人不幸生當亂世
死于鋒鏑之下與沙虫同腐者何限賀氏獨享有祀典
崇名煥勅昭耀來世彼俛首縮臂臣妾二姓冒旦夕之
榮者萬死奚足贖哉予南遊湖湘頗搜采賢人義士闡
寶慶人道賀公事甚著但其事未有傳傳録于郡志本
末殊不悉不載初授參政為何省官又不載其子孫存
亡莫可考見且其祠既久益荒落成化辛卯寶慶知府

謝侯始修復之僉謂宜有述侯以為修祀有司事不足記請為賀公傳立石于祠以示後人予既為傳且謂侯功誠不可泯又重違侯意因并附于傳末云

湘江送別詩序

物之境惟江山為勝而山之在江中者為尤勝然勝矣而人得以盡之者往往以為難君樊小孤諸山皆予所親歷樊山卑淺無叢林茂樹小孤雖秀拔恨當江之隘地勢不免為岸屈惟君山殊勝絶而又居洞庭浩渺之

衝風濤掀簸恒出于所不測雖有好事者多不得盡登臨之興予于諸山咸有遺憾焉獨金山屹在大江之中高不減數百尺遠不過數里殆造物者所以遺乎人而予猶未能振衣拂袂于玆山之側是又一恨也自古騷人墨客時出奇句與山爭勝求其卓絶者如求此山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差足快意耳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非無足觀而驚濤濺佛之句且不免徐凝之誚于談者之口而世之君子猶病其不似予直恐其太似

爾扶桑斷石弱水長流安得此老輩哉予之歸長沙也
金山釋湛然適來訪長沙守錢公公門下士黃華輩以
公故壯此僧之歸也各賦詩贈之題曰湘江送別公欲
得予序予重公之誼且愛此僧之名因呼而問之曰吾
將遊姑蘇過而居誦孫張之作以繼茲山之勝留雲吞
海諸亭能坐我一榻否僧曰諾遂書其卷而歸之

僕往年僑居鎮江館于佑聖觀觀之西曰能仁
寺湛然所住也因得見此作愛其高古有議論

讀之數過已而成誦至今凡九年矣偶與西涯道及聞稿已不存遂錄而歸之予方病目不能作書此乃口授喬生宇代書者也辛丑夏六月廿九日東陵楊一清識

懷麓堂集卷九十二